



龍筋鳳髓判卷上

唐張鷟文

中書省二條



中書舍人王秀漏泄機密

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

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

不伏科



鳳池清切雞樹深巖敷奏帝俞對駁休命

邵為內史流雅譽於周年荀作令君振芳

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腋務在便蕃王秀

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慕金

人以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温樹
之號問且無言惡木之陰過而不息豈得
漏秦相之騎乘故犯踈羅盜魏將之兵符
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王秀
轉泄於人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
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密既非大事法
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
付法大理斷答三十徵銅四斤暹
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踈通清音
朗徹裴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
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曳裾紫禁伏奏
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
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
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
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踈網辨璧無捨於
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答罪不失事意自合
無辜雖觸凝霜理宜清雪

門下省二條

給事中楊珎奏狀錯以崔牛為崔
牛斷笞三十徵銅四斤不伏

沈沈青瑣肅肅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
掌壺負璽步頓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
由其動價揚珎門承積閎德積榮重縉紳趨
左掖之巖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
當喉舌之官光闡帝猷佐處腹心之地恪
勤之譽未出於丹闈外謬之術已塵於清
憲馬字點少尚懼亡身人名不同難為逃
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寧

失不經宥過無大崔牛崔牛即欲論辜甲
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
不奏輒改所改之次與元勅同法
不伏

陳邃繆司綸縉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
宣越芝英之字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
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魚魯紕繆
理合上聞逐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
聖意加減繇言用寸管以窺天指小觚而

測海未經上白輒敢雌黃定字雖復無差
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三千
之條理宜明罰

公主二條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
公主二十萬造第宅所費亦如之
群下有疑

金機扎扎靈婺皎潔於雲間銀漢亭亭少
女逶迤於選位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
波巫峽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主穠華發

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
日三公主婚鸞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
之田園萬轉笙竽雜河陽之歌舞玲瓏玉
珮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於寶
勝飛輪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
浮雲而寫蓋弄珠分態江姊為之含顰飛
箭成婚天公為之蹙笑肅邕之制須異常
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踈順序先帝女之儀
注舊有章程少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
萬金之禮斯盛張教勲舊切湯沐之微滋
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
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
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
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陶館之為
子求即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
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
識察可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臺二條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
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未陽縣令
張泰泰不伏

棲烏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
靈而霜動懲奸嫉惡實指嚴明肅政彈非
誠宜允列王銓位參持斧職在埋輪履暴
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烈冠施鐵樹貴戚
傷心花發繡衣姦豪斂手近辭端右遠屈
衡陽睽翮紫蓋之峯迢遞蒼梧之野但御

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察神
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隼驚飛先驅惡鳥推
鍾建之罪持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
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
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
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賊
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
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田順提輿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

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甯以振威
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
唐西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侍御之位祁奚
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
大僻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
溺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
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
獄條刑茲罔捨

尚書都省二條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

款稱遇霍亂不得判署遂失機

鏘鏘會府掌北斗之機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輿是稱仙宇實號文昌虞書典百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位膺列宿職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端標指影檢局虧違置治和鈞糾繩稽失舉宏綱於鳥網則萬目皆張振脩領於孤裘則千毛自整兢兢戒慎尚有差違翼翼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縉荒淫放曠鸚鵡之杯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

給左是給

異文惠魏高字恪之勤公職務不脩同景山之中聖給依霍亂未可倚憑滯失機宜理從明憲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鵠目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鳧之小吏

觸青馬之巖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
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二條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
缺員全少等邑之色書判不公詞
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鑑鏤
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牽之司漢列
尚書之位銓衡萬國不易其人漆鑑九流
古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居

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輪轅莫弃
玉石咸收不求備於寰中無滯才於天下
宏詞碩學不積功勞淺見狹聞多求等級
祇如視肉之單篋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
詎辨食梅衣葛無以暴其寒酸咀梨食茶
不足方其辛苦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之雄
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鏤冰之子萬衆
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摠自然
私謂之門塞公平之路開長聞振鷺之飛
母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畧解行兵選司補擬
神武軍御史彈不應置而置選部
為首峴山為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畧早習戎昭張良千里之謀
陳平六奇之術觀丁父都都俘也楚王以為
軍師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兵計求賢
為國進善無私壓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
而利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
據條尤坐更宜審鞠方可裁科
考功二條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
才行貪猥輩好行賄賂請託多有
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賂例應
排擯若據部當攷便成失鑑若不
收勞効又是棄功請為安穩法
同力度德為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
上策三載攷績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
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才行為先
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閣染翰
仙臺覺朱邑之廉名知黃霸之尤異恐貪

猥之吏政以賄成贖貨之夫情隨利動贈
金蛇於梁冀奔競無雁獻璧馬於虞公驕
淫不息遂令濁濫之士却在上流清慎之
徒翻居下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極其丹
青有蠹朝章深驚物聽試可詢其政術察
以庶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水鏡自
然陳群攷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
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燕
極多若不量殿舉主或恐奸源漸

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善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
或學兼馬鄭蘊萬卷於胷中或業亞揚班
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賓庭豈得
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隸是聞
徒招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菟絲燕麥
竟是虛名草狗泥龍終非實用雞冠比玉
乍可依俤魚目參珠曾何髣髴貢人不充
分數舉主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
司勳二條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令徐整作
偽勳挿入申奏大理斷恭為首整
為從恭不伏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
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
用荅鷹揚之效祁玄恭奸回是務逞狙詐
於千端徐整亡沒為懷縱狼心於百變勳
隨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挿名黃綬雖
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雞鶴同群是
非交錯整行詐業恭受偽勳兩並日拙為

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
刑囑請貸求求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
懷遠年放勳至上柱國司勳郎中
崔件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左丞
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游最素聞武畧早習戎昭輕述爪牙之功
忝當心膂之寄不能恪勤在職慮慎常懷
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退從里閭
屏跡邱園却掃長門開閉無事舊時廷尉

徒有箴於故人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
因茲結憤展効邊荒申勁節於龍城蕩妖
氛於雁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百戰
之勲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往愆名教功
未可收左丞以今振興威勞堪補過曩雖
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盜嫂受金不掩
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詎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愚淺見叙錄為宜

主爵二條

主爵負外郎梁燦奏左僕射魏宰

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

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

尚書直以白茅

剪桐開國

成王剪桐為珪戲封弟虞叔為唐

隆

定鼎於昌

武王定鼎於郊

茂勤王之

勤王納

公

侯珪組百代

相

仍

帶礪山河千秋

不絕

漢祖誓曰泰山如礪黃河如帶

祇如吳鄧四縣東漢之功臣

後漢封吳漢鄧禹四縣

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

高祖封

莫不甘

崇教化光宣邵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

軍之氣

馮異

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

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効

春秋曰鷹也飢則依人

玉猶

無功而祿不可厲勲臣無德而官如何獎

朝士昔承突命賞偽新於是覆亡漢王莽篡天下以死因為

兵擊白奴號承突猛勇加以厚賞官職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更始多用

小人諺曰爛羊頭封公侯並為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遵操

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

襲庶子告不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遠祖之廟曰

萬代相因之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克

昌鳴鳩有純之德養七子旦從上夕從下無偏黨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

王暢名參驍衛職綰羽林俄纏風燭之灾

近絕烝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

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子

之子珠玉相輝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遞

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

族晉裴秀清俊母卑賤大母每令進食於客客見之皆起母曰賤人也客曰當為子故大母知之竟不復使三鱣之

寶銀黃所以挺生後漢楊震有鸛鳥脚三鱣集七貂

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

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

改正

戶部一條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漏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考使皆言春疾疫死實多非故為踈漏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織成成都邑編緝昉黎設九土之網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郡應璩應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人有十

倫並掛三年之籍人有十倫上夜豈容丁口脫漏

任意踈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遂使厥庾

頓乏帑藏皆空軍典於是缺支國用由其

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依問款詞咸推

邁厲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

明之極數魏文帝修書永嘆念親故之凋

亡劉孔才矯制徵兵促黎元之殘喪荐臻

不息僵弊相仍遽利人符多編鬼錄生者

固疑存祔死者難以執留災疫不拘案宜

從記

工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文蒲陝布供漁
陽軍幽易緝入京百姓訴不便務
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
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奏

漢儀尚書郎含雞香伏奏轉筋

之敏未見稱奇

西京雜記曰曹元禮善算回筋知二國之粟不差勝斗也

聚米

之能無聞播美

馬援聚米為山川地光武曰虜在吾目中矣

張蒼之善

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勃之巧計軍儲曾何

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

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

之縑返歸闕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

望秦人之情乎翳獨無也細縑稱以納庫

議布貯以軍非直運者勞苦抑亦兵家

骨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倉部二條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

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

品級極為裨益未知可否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灾危黃

金不可以適口故饑者念食不禁抵鵲之
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臺閒館不
可以無膳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
守祇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
編甲令豈容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
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割
剝黎元桑_子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
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
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溫恭朕言不再
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恃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篋
之饒東海之津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
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
水奉旨貸半租供漁陽軍許折明
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年百
姓許州以去年合折不計百姓不
伏事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霧沛成雨
石燕爭飛霖靈變浦當時奉旨令貸半租

此日蠲科仍聞訖款准旨有明年之語據
條無三年之文以此孤疑莫能龜決明年
復滂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菖蒲
去蚤蝨而蚰蜒竟來礮石止齧痛而牙根
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半租
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
魚王者之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
之所不為獻鼎棄言展季由其未許有家
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
輓而無輓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

雁不為之多失雙鳧不為之少貨藏天下
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
楚得元貸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
絲綸抽而復送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
養人理從矜折

禮部二條

禮部奏海州奏朱雁集岐州奏白
麟見及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
申未知合附以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以姜尼伯夷也分勅六御成

王任於刑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府隣八水斜瞻鸞鷲之峯海部近控三山廻瞰鯨鯢之穴敬陳所奏瑞雁翻朱薛泰申文翔鸞孕素輶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於棘刺尚且見欺說蠹繭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

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諫課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昔傳魯閔之名今為荀何之譽孝通原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遽表澆浮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見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

疑孝者之非孝蠻陌之國尚或難容父母
之邦如何自處靡閒大體好許許微微事既
不然若為通允

祠部二條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
用財賄遽相囑請元無經業望更
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
伏自恒星夜竇吉夢宵傳既脫紺象之蹤
爰開白馬之寺明須慈悲結慮恐辱疑懷

坐鶴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
門戶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水釋
如此之行業乃出塵囂豈容闡題末品沙
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行囑行
賊翻習旃施之業四分十誦本鶴面墻六
度三明舊來膠柱為難為鶩玷鶴樹之清
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妙法銓擇偽濫解
退為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
像高千尺助國為福諸州僧尼訴

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歛貧僧
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為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
歸空道本無生故因生而不用十夫弟子
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來之雙足
象牙塔廟刻畫真容牛頭栴檀雕鑄寶相
祇欲垂偽設教豈以廣大自矜抽道俗之
筋髓暗凡庸之耳目論其壯也釋迦文之
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形像
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為

赤燖似彈能燒萬頃之波白月如盤獨耀
四天之下大鐘千石藉小木而方鳴高屋
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
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
則聖小者不神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
深見佛在虛廊之上不居空木之中何用
聚怨為形歛悲成像大推初意定是不然
小人之言宜從案記

主客二條

鴻臚寺申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

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
由其霧湊烏孫合種咸雁集於鴻臚犬族
振群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開此藁街
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
使者實曰酋豪蒙遜義渠之苗禿髮烏孤
之族占風入謁越駝領而輸誠就日來朝
隔驢山而款納觀鶴綾之絢爛彩映水霜
覩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

糜筋勁箭三成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
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於中國宜其
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船到擬給食料已前
隱沒不付有名無料虛破官物請
停

游賊以下別
是一條此處
脫誤甚多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
飛艎走浪望鼠島於三休大舶參雲指麟
州而一息為波象郡萬舶爭先烏游賊滿
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興於私門賢

者聖人尚潛行於暗室飲得何負徒發孔
融之譏淫具未除終獲簡雍之誚利存禁
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楚國 猿禍連林
木吳宮 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所存詎
幾理貴崇乎梗概政無伺於禁虐位人之
方居斯而已

兵部一條

兵部奏默殺賊入趙定却取幽州
居庸呈出都督梁亶牢城自守不
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之用

兵軍為上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
罪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
戈而肅令蠢茲日逐最爾天驕苞玉塞以
疏疆控金徽而作鎮韋韝毳幕射多鼯鼠
之夫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貨鳩臬萬路
馮凌燕趙之郊狐兔千群撓亂并幽之地
梁亶忝司金鼓謬掌銅符既掌軍容兼知
州務理須繫蛇作陣列鷄為軍駟貔貅而

掃蚩尤縱熊羆而撲獫狁山陵向背握玄
女之靈符日月虛空操黃公之祕術常得
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
城而固守不存邀截故縱奔馳脫翔鳥於
高林送遊魚於深水無心捉搦鵠挂網而
還飛有意寬踈鼠入蠹而重出空執金城
之語縱貽慮敵之辜宜據刑書准條科結

國子監二條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
省落第並請退還本邑以激勵庶

望生徒進益

大學小學遵師而敬道上庠下庠欽賢而
貴德稽山之竹資括羽以宣功崐岫之珍
待琢磨而為器東序西序離經辨志之源
小成大成溫故知新之地積川為海蛟龍
魚鼈處其中積土為山鸞鷲雛翔其上
學而從政罔不由茲學古入官其來尚矣
祇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高步
於龍門落下第者退飛於鴟路蹶足之馬
尚想造途失晨之雞猶思改旦庶使鴻飛

海浦仍懷漸陸之期竊暖霜臯尚有聞天之望豈得一回試落便弃前功善誘生徒却將未可昔蘓秦十上豈曰無才主父八條何妨有用尹勤西塘教首北海儒宗應知三紀之勞頗識百篇之訓隨藍改質實藉招携題竹書名良資教授寧有弃古人之糟粕頽彼踈遺受新生之束脩頻為改換所請無理狀涉有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

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
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
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範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弃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司試策無晁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強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

即恨獨違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勇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少府監二條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二千五百里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為御物隱隱外藏掌其山海之資沉沉少府職在

瓊奇之貨璆瑁象牙之寶萬里雲奔珊瑚馬腦之珍三邦輻湊百萬錢之重寶實表貞廉二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薛重之材茂行潔乃應斯榮正觀之守法不移方堪此任賀敬挈瓶小智荷蕢庸才謝揚阜之公清非孔融之朗悟祇如挑笙象簞擬進乘輿翠被鶴綈咸共御用豈得外為鼠盜內縱狼貪未聞巨鼎之賢已陷敬聲之譴赤衿之席輒入私家文裕之衿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斷流遂越二千理合甘從

仍懷苦訴款稱物雖部分未進御前執此
曲途深乖直道但供奉玩好奏進珍奇監
當各有司存擬進便為御物何必要湏入
內方可為偷法有正條理湏明典

府史杜玄掌造金匱遂盜一枚鑄
敗為酒器斷絞不伏云東玉未進
合准常盜不合死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祇啓
祥麟之享白玉為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
為繩瑩龍緘而動色既施寶玉復假金銀

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靈之綬杜玄一介
庸鎖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門始預九流
之選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夙夜在
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階
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匱輒盜
一枚遽殘螭角之輝翻作裏蹄之用方寸
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俄從灰壤量其
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
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不原辜
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將作監二條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墻高九
仞隍深五丈正屬春時妨農作百
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而不
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九卿分統漢朝開土木之官百工惟時周
禮置梓材之職斧斨動役測之以寒暑版
築興功揆之以星日以人役欲傾宮就而
紂亡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左傳曰以
欲役人則可以人役欲鮮濟
吳淳任居大

此須上以脫二字

匠職重繕工踐李固之前規躡曹褒之舊
跡建都河洛起役伊瀍百堵所以雲興九
仞由猶其岳立畚簣魚貫強脊者使之負土
欽杵雁行長脛者令其踏鍤優旃欲漆之
郭雖復難周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九
重之邑無勞走馬之形萬家之都自有卧
龍之異理須候隙啓閉務在從時下不奪
於三農上不虧於八部鷓鷃遷木殊非濬
洫之辰戴勝降桑豈是營都之日寧有自
求微效廣弃人功既廢春疇宜從霜典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
三月而成夫匠疲勞死者十五六
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搥鼓訴屈
一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三十六町
聖人有離宮別館鵲宇銜月共五柞而連
陰龍臺造天將九華而接影三陽地隣崕
坂境帶嵩山斜瞻玉女之祠近瞰井公之
傳爰茲勝壤聿啟深宮取酸棗之前基探
棠梨之舊制柳佺職維經構位掌簿據拱
木儼於林衡筌摹援於繩墨鳳池青鎖參

差雁齒之階鸞庭綺窻錯落魚鱗之屋璇
題耀日聳瑤瑁之金椽珠網懸星洞琉璃
之寶閣似王彬之勤苦自覓封侯匪魏霸
之憂人怡然受辱仲華有費之譽未展其
能伯真士卒之先罕聞其效壯麗則論功
極大勞役則死者還多勤勞補拙而有餘
功過相除而不足人未疲而事就乍可論
優太半斃而宮成若為徵賞加階放選已
見偏矜搥鼓自強何為淺見輒驚聖聽不
得無辜法有正條理宜科結

水衡監二條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脩造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

水衡列職池苑分曹既知遊觀之娛兼總鑄錢之府河隄謂者服彼山冠都水使司佩其蒼玉允壘舟楫肅掌陂池陳魏之績既深王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絃賓葛亮涉瀘之時田文始生之日續命之縷漸染成風辟兵之繒因仍不絕朱絲約粽變

成南楚之宜紫艾攘災大啟申州之俗剪鷓鴣之舌必是能言收烏鵲之腦自然懷戀爰因此日競渡為歡蘭橈鳴鷓之舟桂棹晨鳧之舸鴨頭泛濫與青雀而爭飛鷁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黃頭執棹疑素鱧之凌波白衣揚櫓類蒼烏之拂浪競渡所用輕利為工創脩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乘湍造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寶惟賢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所

請非急未可輒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
通直至伊水入洛須夫五百乃運
江淮租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順性則易從違方則
難理祇如漢江已北伊瀍之南巖嶂酋悴
以造天峯澄淨滌而括地層峯切漢飛鳥
迷林絕壑窮幽奔豹奔路探深泉之月兔
罕有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后稷
之播殖九穀不能使苗稼冬生夏禹之引

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鄭國才非識古
智未趨今乏袁敏之多能謝鄴長之博覽
進不量力追不省躬逆地勢而開山絕天
真以決水區區淺見輒與造化爭功瑣瑣
庸情擬共陰陽競氣銜枚塞海為卷已深
捧土填河在愚彌甚妄為勞役虛費人功
既貪罔上之條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
方可論科

沙苑監二條

鴻臚寺狀稱默啜使人朝宴設蕃

客沙苑監李秀供羊瘦小蕃使咸
怨御史彈付法

滔滔北海萬穴於是朝宗隱隱黃樞百靈
由其納款長城絕地高闕凌空包玉塞而
為險控金微而作鎮龍荒景促則飛雪千
里龜林沍寒則木瓜三寸韋韞毳幕人傳
食鼠之風羶肉酪漿俗染乘羊之化恃狼
居而跋扈臺號單于處馬坂以捭袂地
名光祿千里辦髮望夷邸而爭趨五月披
表瞻洛橋而下拜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

人矜其屬國之情待以蕃臣之禮李秀職
編沙苑位綰牧司輒隱肥羊翻將瘦羖一
半供國罕見滋繁三司為郡如何檢察羸
肌薄毳供旦飲而難充瘠骨穿皮濟晨炊
而無用主簿之號空覩其髯大夫之家獨
留其舌遂使賢王結恨耻大國之風輕驕
子相嫌鄙中州之禮薄憲司彈劾允合公
條大理科繩因難私縱

正月朔旦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璿
狀云方今遵崇釋教其羊料請減

庶皇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常執
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銅澤應序玉燭調年暢彼三微均茲四炁
中和之職節初元於鳳笙司歷之班分上
序於蛇箭獻鳩發歲放雀名辰盤薦五辛
家承百福磔雞牖上迎媚景以禳災懸羊
戶間應和風而助炁椒花起頌餞故迎新
栢葉傳杯迎暄送冷愛茲勝景方申藉糴
之儀敬以吉辰允迪燔柴之典劉敬識非
經遠智謝鈞深蘊雜草之庸才懷守株之

小見請禁屠於齋月望省料於郊天欲崇
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皇之代內教尤
潛二莊兩明已來真如始迄已前無佛不
廢禋宗今日祭神如何減省重人賤畜先
哲之格言敬地尊天明王之令典棄而用
大尚有前機爾愛其羊能無后誚邪情既
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
式

苑總監二條

奏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

百姓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
伏

伊洛瀍澗八溪九谷之津少室嵩高五岳
三塗之險邵公相宅灼龜墨以定王畿光
武建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濯龍芳苑寶蓋
交陰走馬交衢金錢滿埒移門曲榭從來
別館之基壽永安寧舊是離宮之地眷茲
穀水俯瞰神州斜連四會之郊迥控兩京
之路都人接畛素棗成林送旅分區閭閻
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訴人居四邊

皆有業恒百姓若為吞併天田大小先有
規模御圃短長非無制度文王百里之園
不以為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利人
之與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與奪人失之
彌遠何惜數頃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愚
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
中御幸遊戲畋獵所詣即上下輦
咸宴暫勞永逸永久安穩

八川浩蕩控舟水以疏津九嶺參差繞黃

山而作固相如健筆高談上苑之芳子雲
清詞盛述長楊之麗露寒鳩鵲之觀古跡
仍存宜春屬玉之軒餘基尚在儲胥朽朽詣
便開御幸之塗清暑甘泉寔曰微行之處
探峯巒於漢制侈未及奢因林光於秦餘
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禦虛費人功優旃
發使鹿之譏張昭有射彪之諫大誇宮館
外取笑於由餘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
揚嗣諂佞士輕薄邪人矜奔競之禍懷
昧公方之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跡無聞

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鎮之以靜則俗
阜財殷撓之以煩則政荒人散不應言而
言上法有正條不應為而有為刑茲罔赦
宜從貶論以肅朝綱

內侍省二條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
薦達賢良處事清勤惟知內外糾
察必望有司清肅

在天懸象天垂宦者之星在地標儀地有
闡人之職莫不謹房室審宮閭既隆內宰

之班寔掌中門之禁以其體非全炁性寔
專良中常侍啓之於前大長秋建之於後
金璫銀璫之貴光耀紫庭左貂右貂之榮
寵盈黃闥蒙天建職參永巷位典長門出
入後庭驅馳卧內專謀靜慎比鄭衆之元
勲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舉能不倦謬
賢之績尤彰進善無私曹騰之譽斯足省
司舉其積幹兼以行能久參內侍之雄清
肅外曹之職但逐鹿之犬必無捕豹之材
擊雁之鷹豈有追鵬之力卷伯興刺周道

所以淪胥閻豎弄權漢風由其大亂景監
見任趙良寒心童子驂車袁綵變色骨鯁
之士足以糾正朝儀刑餘之人豈可參謀
國事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內史元淹心狼貌恭善柔成性兩
京來往威福甚高金帛祗承則妄
於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諂諛成性同豎刃之狡獪
翻覆邦家類伊戾之猖狂搖州郡回天
轉日之勢况此猶輕城烏社鼠之威方斯

未甚有恭石之巨蠹濫奉射親無管勃之
奇功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
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
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恥辱
官寮犬羊披猛獸之毛燕雀假鳳凰之翼
豈可濫班九掖點穢梁愚宜可投諸四荒
以禦魍魎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
即宜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上

